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7月
2013年7月

——阻隔他们的
又岂止这漫漫长光
深深宫墙

为寻他，她于这异时空深宫里强颜欢笑，
险中求生……

花舞陌轩
著



小舞白王妃

重生之

精彩内容抢鲜看

步步为营

重蹈覆辙——命案……

人气作者 **花舞陌轩**
书写真正的**后宫传奇**！
一段跨越时空的深情错付
命中注定的双生情劫

诡谲君王，深情暗付
温润王爷，阴谋把控
百万读者惊叹的**穿越巅峰之作**

竹马倏然失踪
惊变为帝王同胞兄弟
离奇穿越
她亦成帝王妙探皇妃

为寻他，她于这异时空深宫里强颜欢笑，险中求生……
见面岂料这花非花，人非人——阻隔他们的，又岂止这漫漫长光，深深宫墙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重生之
小舞皇妃



陌花
轩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重生之山寨皇妃/花舞陌轩著. --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 10
ISBN 978-7-5399-5725-8

I. ①重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8960号

书 名	重生之山寨皇妃
作 者	花舞陌轩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 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(长沙)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楼兰筱阁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 版 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340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13年2月第1版,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5725-8
定 价	22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- 
- ▷ 001 / 楔子
- ◀ 004 / 第一章 一痕沙 瑶宫寂寞锁千秋
犹记，十七岁，花开半夏，羞涩的少年在荷塘边轻轻握起她的手，手心柔软微凉。
他的嗓音里有轻微的涩意。
他说，小荷，我会保护你。
- ▷ 017 / 第二章 归去难 九霄空思孤枕眠
他的目光带着七分醉意三分清醒，紧紧锁住她，将她的狼狈尽收眼底。那复杂的眼神里，有幸灾乐祸，有讥诮，有讽刺！还有明明白白的三个字——
你，不配。
- ◀ 031 / 第三章 连理枝 只羡鸳鸯不羡仙
她只觉得自己是个被人提线操纵着的偶人。
而他，亦是。
- ▷ 047 / 第四章 玉簪秋 生羡轮月却半弦
“娘娘不觉得奇怪吗？”他呵出几抹云一样的白气，“一个要洗澡睡觉的人，为什么还要穿着外出的衣服躺在床上？”
- ◀ 062 / 第五章 乌夜啼 愿月携心去解愁
步琅飞步步紧逼，锐利的双眸含着危险的冷光。季荷伊嗒若寒蝉，连连后退，纵使她再慧黠伶俐，可这样的突发事件对她来说实在太陌生了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076

第六章 醉红妆 笑语落珠明眸睐

季荷伊娉婷起身，迈下台阶，径直来到两位来使面前，笑意盈盈道：“两位来使，这吹蜡烛的比试好生有趣，本宫也想试它一试，不知这位好汉可愿意再与本宫较量一回？”

091

第七章 忆瑶姬 莫疑东海变桑田

“若三天之内风寒没有好转，朕便不带你一同去南巡了。”步琅飞不着痕迹地将谜底点破，没有去看季荷伊的表情，便再度回首，大步离开了紫竹苑，衣袂飞扬，扬起徐徐微凉的晚风。

105

第八章 苏幕遮 先落深悟尘缘心

季荷伊自顾自地走进卧房，砰的一声关了房门，我行我素的姿态仿佛根本没把步琅飞放在眼中。

119

第九章 踏阳春 伊人伴蝶翩起舞

季荷伊全然呆住了，她没想到淑仪公主竟然也会几分功夫的。只见淑仪公主半空一个转身，毫不犹豫地朝着肖瀚下落的手臂踢去。

136

第十章 长相思 君归何时吾难求

闭上眼，全世界，安静得似乎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倏然之间，一只温暖的手揽过她单薄的身躯，茫然之中季荷伊睁开双眼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步琅飞那张略带讶异的面庞。

151

第十一章 笛仙怨 问情一曲忘江湖

“小荷……”他轻轻在她耳畔说话，似吐气一般，像极了情人之间的亲昵蜜语。然而他眼神却迷惘不已，竟像个迷了路的孩童。

季荷伊原本僵直的身子却是猛然一震。

目录 CONTENTS

167

第十二章 雨霖铃 江山还似旧温柔

季荷伊转过身去，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不见，她惴惴不安地抚着胸口，那种压迫的感觉让她觉得现在的自己迫切地需要新鲜空气。走出好一段距离，她都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，仿佛尤思娴一直站在她的身后，目光灼灼地盯着她离去的身影。

183

第十三章 芳心苦 十年情思百年渡

“跟我走吧。”步琅飞深吸一口气，俊美的面庞上一派云淡风轻，声音里却尽是压抑了许久的激动和紧张。

马背上，他缓缓对她伸出了手。

有那么一刹那，她真的想伸出手去，坐上他的马，就这样绝尘而去，驰骋天涯。

201

第十四章 青衫湿 两行热泪岂能休

他抬手正想抹去脸上的雨水，却仿佛猛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背脊一僵，蓦地转过了身去。

在他的身后，季荷伊手持一把铮亮的弓弩，拉满的弓弦仿佛天边的新月，正向他瞄准着。

217

第十五章 伤春曲 寒月清宵倚梦回

“你是第一个拿着箭瞄准本王之后还能够活下来的女人。”他线条优美的薄唇轻轻动了动，一句再没有第二个人听见的呢喃融化在这个狂躁的雨夜当中。

229

第十六章 风栖梧 前尘不共彩云飞

“你会一直在我身边，陪着我吗？”他低沉醇厚的声音里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。





目录

(CONTENTS)

- 《 249 / **第十七章 空想忆 挥剑断情斩相思**
在两人眸光相接的那一刹，季荷伊的脑海深处爆裂出尖锐的疼痛，仿佛有一双手扼住了她的咽喉，胸口翻涌着异样的腥气，四肢似被人抽去了所有力气，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，无论如何都再也看不清。
她无力地瘫倒在地，想说些什么，开口却只剩下破碎的呜咽。
- ▷ 263 / **第十八章 思远人 别多欢少奈何天**
刻意拉开的距离，伪装成礼貌的疏离，都在这一刻融化在他如同乞求的语气里，季荷伊屈指回握住他的手，心痛得无以复加。
仿佛一起执手走向那些渐渐可以预见的分离。
- 《 277 / **第十九章 如梦令 此情不过烟花碎**
她千里迢迢穿越时空来到这里，历尽艰险，几经跋涉，终于见到了曾经心心念念的人。
怎奈命运翻云覆雨，偷天换日，换走了她心里的那个人。而没有他的这个皇宫，只是一座空城。
若是他有朝一日活着回来，她希望人们告诉他——
莲妃只是去了西凉。
- 《 293 / **尾声**
她顺着石阶爬上摘星台，琳琅满目的木牌在风的吹动下，轻轻碰撞发出悦耳的钝响。
恍若冥冥之中有谁指引。



CHONSHENGZHI SHANGZHAI HUANGPI

楔子

湖南，凤凰，长途汽车站。

季荷伊从充斥着汽油味的大巴上跳了下来，她活动了下一酸麻肿胀的脚踝，几个时辰的车程让她觉得疲惫不堪。同车的游客里，只有她一个人行装轻便，只背一个随身小包，唯一的一套衣服便是身上洗得有些泛白的复古背带裤。头上是一顶咖啡色的贝雷帽，卷曲的长发松松地绑起，发尾流泻至腰间，脚下是一双粉色的中跟皮鞋。惺忪的睡眼和绯红的脸庞，更显贵族气质的慵懒和年轻的妩媚。

“凤凰，这座古城已为你等待了千年。”

季荷伊低下头，看了看随意拾来的凤凰旅游宣传单，一句醒目的标语配上沱江泛舟的美景，的确足够吸引人。

只可惜，她只身而来，初涉此地，却不是游客。

两个月前，宇文铎告别了他所生活的地方，告别了青梅竹马的她，只身前往并消失在这座古城里，再没有回来，再没有出现过。

没有任何预兆地，仿佛就这样悄悄地从人间蒸发了。

在他来到凤凰的第十天，季荷伊收到他的信息，不明所以的七个字：此情不过烟花碎。

当时她并没有在意，现在想来，却仿佛成了寻找他的全部线索和依据。

季荷伊缓步走出汽车站，来到马路边抬手拦下一辆的士，开门利落地矮身坐进后座，手腕上的一串银镯因为她的动作互相碰着，叮当作响。

“去沱江。”她报上目的地便低头沉思，无论健谈的司机怎么搭话，都不再做声。

抵达沱江时已是傍晚，季荷伊付了车钱，下车时能微微感觉到从江面吹来的晚风。她穿过马路，下了石阶，墨色渐渐自天空晕开，白天与夜晚的交接景色最是迷人。江边的吊脚楼亮着迷离的霓虹，融化在夜色里，沱江边已有游人从小贩手里买来花灯，点亮了顺着水漂去。

季荷伊亦被这些旖旎吸引住了目光，顿时玩心乍起。她蹲下身从旁边的小贩摊子上拈了一串花灯，每个都只有半个巴掌大小，点亮了，将八个花灯缓缓平放入江面。花灯没有立即随波流去，而是停在原处打着转，小小的烛火被晚风吹得一闪一闪，煞是好看。

“八朵花灯并蒂莲。”看见季荷伊放下的花灯并不顺水漂走，而是聚拢环绕成圆形，小贩的表情很是讶异，“小姑娘，你的身上很有可能会有大事发生啊。”

季荷伊眨了眨眼，不置可否地站起身来。她只是一时兴起，随意放着玩的，

哪会有什么玄机。只是整了整衣服，她便径自走开。

身后，并蒂莲样的花灯终于散了形状，挨个顺水漂去。

走在江边，鞋尖已有些微微的湿意，江面晚风亦带着湿气，季荷伊只觉得身上寒冷，便想找间茶馆坐下喝点热茶。

走了大约有二十分钟，季荷伊终于在一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找到了一间茶馆。茶馆装修得简朴古道，夹在两家酒吧之间，要是不仔细看，很容易被忽略掉。

她毫不犹豫地一脚踏进，茶馆里果然门可罗雀，生意清淡。

季荷伊满足地叹了口气，她就是喜欢安静的环境。尽管耳边还有隔壁酒吧摇滚乐队嘶吼一般的歌声，但比起别处，这里已经好太多。

墙上贴满陈旧的字画，桌椅散发出淡雅的原木香味，暗淡的烛光、有些破落的门槛，让人有种恍若回到古代的错觉。季荷伊坐下许久，也没有人来招呼，她正想出声，蓦地觉得脑袋发晕，一股火烫感莫名地袭上心头，眼前的一切再也看不真切。光芒乍起，季荷伊身体一阵剧痛，仿佛被人生生劈开，她短促地哀叫了一声，便不省人事。



第一章 一痕沙 瑶宫寂寞锁千秋

犹记，十七岁，花开半夏，羞涩的少年在荷塘边轻轻握起她的手，手心柔软微凉，他的嗓音里有轻微的涩意。
他说，小荷，我会保护你。

ACT 1

天朝二十六年。

茫茫大漠，直来直往的风卷着滚滚黄沙，烈日的炙烤下，连最健壮的良好也受不住长途跋涉的劳累，蹉跎着步子直打响鼻。武将装束的男子们擦去额上不断滴落的汗珠，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皮口袋，仰着脖子灌上几口水，走到前面拉住马儿的缰绳，不再给它休息的机会。

这长长的队伍在大漠中缓慢地前进着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队伍的中间，一顶装饰得华美非凡的八抬轿，在阳光下泛着绮艳的流光。

轿子上的纱帘被轻轻吹开，一张娇艳的脸庞隐约探出，斜插在发髻的明发神鸟金钗和颈上的祖母绿石项坠，显示了她高贵无双的身份。

东汶国的公主，此行往天朝都城的目的，正是与天朝的少年天子和亲。

大队人马缓慢地继续前进着，约莫半日过去，大漠已在身后，日头渐斜，逼人的热浪因为夜晚的来临而稍微消退。但有些陡峭的山路也让队伍行进艰难，几个侍卫寸步不离地守在轿子的旁边，生怕公主因为山路的颠簸而受惊。

走过大半程的上坡山路，前方有一处险崖，正是山的顶端，最前头的队伍因为马儿突然的暴躁而停下了脚步。天气骤然阴冷，原本有些闷热的空气忽然飘游起一丝丝的寒意，天空中下起了点点细雨。

冰凉的雨丝打在侍卫们黝黑的肌肤上，驱散了白天积着的热意，有几个男子豪爽地放声大笑起来，竟没有发现那道裂空而过的闪电。

直到天空中轰然滚过一阵响雷，细密的雨丝变成了骇人的暴风雨，马儿发疯一样地扬起了蹄子不断地嘶鸣，人们才慌了手脚。

“保护公主！”侍卫长死死地守在八抬轿的旁边，他浑厚的嗓音却穿透不了这厚重瓢泼的雨。前方传来骇人的惨叫，似乎是因为大雨让崎岖的山路变得湿滑，加上马儿不驯地挣扎，有几个男子已经失足掉下了山崖。

刹那间，半空中响起凄厉的鸟鸣，一只受伤的鹰隼扑打的翅膀低空掠来，竟然一头撞在一个轿夫的脸上，尖利的鸟喙几乎啄瞎了轿夫的右眼。轿夫凄惨地叫了一声，脚底打滑，双手本能地去抓住轿身。山路本就崎岖，轿子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拉力，竟然就这样轰然倒下，和轿夫一起不可遏制地朝山下滚去。

“公主！”等侍卫长回过神来，早已来不及了，载着东汶国公主的华美八抬轿消失在苍茫的峡谷之间。气氛死寂一般的可怕，唯有瓢泼的雨声和呜咽一般骇人的风声，久久不停歇。

凶多吉少。

和亲的公主因为意外事故生死未卜，无法到达天朝都城，不要说护送公主的侍卫们个个都是株连九族的死罪。最坏的情况，便是天朝与东汶国正式开战，生灵涂炭。

侍卫长目光空洞，双腿不受控制地跪在了潮湿泥泞的地面上。他在战场上浴血杀敌英勇奋战了那么多年，赫赫的功勋就这样在这里一笔勾销，成为整个东汶国的罪人吗？

侍卫们仿佛都已经知晓自己未来的命运，呆立在原地，任凭雨水击打在他们的铠甲上。有几个年轻的承受不住，竟然哽咽起来。

“侍郎大人！侍郎大人！”一个微微颤抖的声音打破了死寂，穿透雨帘，由远而近。

侍卫长抬起头，只见一个小侍卫跌跌撞撞地跑来，满脸的惊慌里似乎还透出一丝丝的喜悦。

“说。”侍卫长无暇深究小侍卫的表情，他只知道，无论如何，实情都没有转圜的余地。

“前面有一个衣裳奇怪的姑娘倒在那里，已经不省人事，看打扮根本不像是天朝人。也许……也许……我们可以偷梁换柱……”小侍卫有些语无伦次。

“胡闹！”侍卫长低声斥了一句，“公主的画像早已派人送到天朝的皇帝手里，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滥竽充数的？”

“可是……那位姑娘，和咱们公主，长得一模一样啊！”小侍卫的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。

“什么？”侍卫长虎躯一震，猛地瞪大了双眼。

他站起身来，示意小侍卫带路，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。

就在不远的前方，季荷伊静静地躺在一块岩石上，像是熟睡一般。她双腿蜷曲在胸前，双手抱膝，仿佛是婴儿在母体中的姿势。

骤雨初歇，季荷伊的身上竟然没有一丝湿意，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。可是她娇艳的面庞、苗条柔软的身段，的确与东汶国公主并无二致。

侍卫长屏住了呼吸。

或许……或许这是上天给他们的机会？

他凝视季荷伊良久，眸光深沉而锐利，终于朗声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这位姑娘便是我东汶国的公主！谁敢泄露实情，按军规处斩！”

ACT 2

季荷伊做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怪梦。

一下梦见宇文铎从茶馆的桌子底下跳出来吓她，一下又梦见自己的身子飘飘荡荡地游在半空中，最后还梦见了那拼成并蒂莲样的八盏花灯，骤然起火，轰轰烈烈地燃烧了整个江面。

她惊得醒过来，猛地坐起，才发现自己后背湿凉，全身软绵绵的使不上一点劲。

“兄弟们歇会儿吧，喝口水，加把劲，大概再走一天，我们就可以到达天朝都城洛州了！”一个雄浑有力的男声在离季荷伊不远的地方响起，还没等她细细思量那些从未听说过的名词，身体便重心不稳地向两边倾斜了几下，她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坐在一顶轿子当中。

轿子落下，一个侍卫有意无意地掀开轿帘，恰好对上了季荷伊诧异而迷茫的目光，他显然是吓到了，连忙退后了几步，大声叫着：“侍郎大人！那个姑娘醒来了！”

“放肆！什么姑娘！轿中之人是我东汶国的公主殿下，不得无礼！”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高声怒斥道。

“大人恕罪。”那名小侍卫立刻掌了自己的嘴。随即便是一阵凌乱沉重的脚步声响起，季荷伊隔着轿子都能想象到有许多人向她这里跑来，好像要抢着来参观她这个异类一般，让她觉得浑身不舒服。

她方才不是还在凤凰沱江边的茶馆里，为什么现在莫名其妙地在一顶轿子中？

谁可以给她一点时间，让她来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季荷伊本能地想要走出轿子看看自己现在到底身处何地，可她连脚都还没迈出，一只有力的胳膊已经提前挡在了她的面前。

“请公主少安毋躁。”

一张粗犷的面孔探了进来，一看便知是征战多年的武将。季荷伊被他一身铠甲的装扮吓了一跳，再加上这红彤彤的新轿，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她本能地想开口询问，却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出声了。

莫名的恐惧迅速地攫住了她的心，但表面上却强作镇定。季荷伊的眸光锐利，逼视住那个相貌粗犷的武将，凭他唤她一声“公主”，她便明白，自己的失声，和眼前的这个人有莫大的关系。

“公主请用。”一名侍卫送上一壶新鲜的羊奶和一盘晶莹剔透的紫葡萄。

“旅途劳顿，还请公主小心玉体，在明天到达天朝洛州面圣之前，自会有人与公主讲明白这件事情的始末。”武将双手抱拳，微微颌首，“相信公主的仙驾，会是整个东汶国子民的福音。”

他表情复杂，仿佛一语双关。

紧接着，轿帘再次被人密封上，轿身一阵摇晃，被人抬起，长长的队伍重新起程。

天朝……面圣？

咀嚼着这些陌生的字眼，季荷伊抬手勉强地拉开轿帘一角，透过细细的缝隙，目及之处只有青翠的竹林和巍峨的远山，长长的队伍蜿蜒到很远的地方，每个人的装扮都时刻提醒着季荷伊时空的变换。

这是凤凰绝对不会有景致。

轿身颠簸，季荷伊一阵眩晕，只有平复心情，认命地闭上了双眼。

她的双手悄悄地抚上胸口，那里藏着一枚小巧的水晶项坠，宇文铎清俊的面容恍若就在眼前。

无论命运将我带到哪里。

我都绝对不会放弃——找到你。

ACT 3

天朝都城，洛州。

黄鹂鸣叫出早春的气息，杨柳堤岸摇曳出阵阵笙歌，水榭楼阁有美人长袖善舞，各种装饰得美轮美奂的酒肆中飘出阵阵醉人的酒香。市集街道热闹非凡，浓妆美艳的女子穿着青罗纱衣，将她们的恩客送往迎来。

这便是天子脚下的都城，仿佛全天下的繁华都凝聚于此。

东汶国的和亲队伍已经在洛州城落脚三天了，皇上却迟迟不召见东汶来使与和亲公主，只下旨将一行人安排入宣阳王府别馆居住，并遣了身边的公公来推说这几日皇上因朝政繁忙身体抱恙，婚礼也要再择日举行。这与之前商谈好的一切大相径庭，也大大地拂了东汶国的面子。但东汶国此次为求和而来，自然不好发作，领头的刘侍郎只好遣回一部分侍卫提前返回东汶，削减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。

一来二去，再加上王府里的小丫鬟平时唧唧喳喳地谈论，季荷伊虽然表面寡言少语，不动声色，也渐渐明白了自己偷梁换柱得来的身份。人生地不熟，在这陌生的朝代要如何生存，她在有了主意之前，必须屈从现实，把握好自己

的身份。

刘侍郎见她终日安静沉稳，不吵不闹，一副认命的样子，便解开了她的哑穴，遣走所有的下人。

“姑娘识大体，大致的情况，想必姑娘也了解了一些。”刘侍郎清了清嗓子，正在想着如何切入主题，季荷伊带笑的声音便响起。

“大人不必担心，我本就是孤儿，没有家人，亦是四处流浪，颠沛流离。这次被大人救起，定当涌泉相报。大人若希望我是公主，我便是公主。”

刘侍郎双目微瞪，惊诧不已，他没想到事情竟会这样顺利。

“假若姑娘所言属实，如此甚好。”他抚掌大笑。

“那么，大人可否拨一名公主以前的贴身丫鬟给我？我只推说是路上遇到意外，失了之前的记忆，才好向她打听公主的日常作息习惯和喜好，免得日后露出破绽。”

“姑娘聪慧。”刘侍郎竖起大拇指，赞同地点头道，“我马上差人去东汶，快马加鞭地为你送一个丫鬟来。”

“那有劳大人费心了。”季荷伊安下心来，点了点头。

从此之后，季荷伊的厢房门口再也没有手持利刃时时站岗的侍卫，若是她喜欢，只需带上两个侍卫，便可以随时去街上散心，逛逛店铺酒肆，买些女儿家喜欢的物件。前些天，宫里送来几匹上好的绸缎，府里的绣娘用这些布匹为季荷伊裁了一身裙装，正是眼下洛州年轻姑娘中流行的款式。白色的衬裙，烟色的纱衣，宽大的荷叶袖更衬得一双皓腕肌肤如雪。季荷伊试穿起来，再由府里的丫鬟为她梳了发髻，插上珍珠步摇的发簪，原本就卷曲的发尾让这发式高贵中平添了几分俏皮可爱。

“公主生得真美。”为她梳妆的小丫鬟绣绣一边递上铜镜，一边情不自禁地叹道，随即又皱起眉头，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，“可是，为什么皇上迟迟不召见公主呢？大家都晓得，公主这次是来和亲的，可是皇上……”

见季荷伊迟迟没有接话，绣绣才自觉失言，急忙收住了话头，眼看着就要跪下来：“奴婢该死！奴婢多嘴！请公主恕罪。”

“不打紧。”季荷伊扶住她的手臂，微微一笑，“我刚才只是在想事情，并没有怪罪于你的意思。”

绣绣闻言神态放松了不少，季荷伊正想再旁敲侧击些有关皇上的事情，只听外面一个清脆的声音欢快地响起：“王爷回来了！王爷回来了！”

这声音仿佛一把微小的火药引子，很快噼噼啪啪跳跃起来，燃烧出快乐的火花。

“小三，你快去把院子再打扫一次，王爷最喜干净了！”

“我去给王爷沏茶。上回皇上派人送来的银骏眉，王爷在宴客时喝过一回，香得不得了呢！”

几日来都沉默得有些死气的王府忽然在这一刹那活了起来。

“王爷终于从宫里回来了！”绣绣的表情也立刻明亮了起来，握着梳子的手竟兴奋得微微发颤。

“看样子，宣阳王很受人爱戴呢。”季荷伊沉吟道，嘴角噙着淡笑。

“那是自然！”绣绣的表情充满了憧憬和骄傲，她双颊绯红，神采飞扬，“王爷不仅俊逸出尘，品行高洁，还格外体恤下人，对待我们这些奴才就像对待家人一样。即使下人犯了错误，也从不严厉地大施家法，顶多罚去几两银子……奴婢再没见过比王爷更完美的人了，王爷真的就像仙人一样！”

听着绣绣成串的溢美之词，季荷伊也不禁起了几分好奇之心。

“公主，要是您没有别的事的话，奴婢就先退下了。”绣绣福了福身子，羞涩一笑，似乎也是等不及想要见王爷一面。

“嗯，你下去吧。”季荷伊点了点头。

得到允许之后，绣绣像只鸟儿一样飞出了厢房。

少了活泼伶俐的绣绣，房间里再度沉寂起来，季荷伊习惯性地陷入了沉思。

她渐渐相信，心中亦有强烈的感应——宇文铎就在这里，命运会带她找到他。

所以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，她都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步步为营，直到和他一起离开。

ACT 4

是夜。

季荷伊简单地用过晚膳，便早早离席。今晚的菜肴格外丰盛，王爷回府是其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缘由便是宴请东汶来使，并代表皇上致歉。在天朝的皇家习俗当中，即将嫁入皇室为妃的女子，是不宜在出嫁前抛头露面出席大场面的宴会或庆典的。季荷伊喜好清静，正好落个清闲，早上发现厢房里有几本史书，回去正好翻看几遍，好歹对天朝也有个大概的了解。

早春二月，天气还很凉，季荷伊并没有带丫鬟小厮随行，她拉了拉肩上的狐